

戰地鶯花錄

李涇秋先生著



新民書局
上海
發行
兄弟公司

愛國小說

戰地鶯花錄

第十六回

敘往事暗訂意中緣

因悔婚又成天外客

湛氏覺得這少年形蹤甚是詭秘。你是一個男人家，如何不待我答應就想去會我的女兒？我家趙瑜剛因為方鈞求婚的事，抱着滿肚皮的委屈。此刻若再驀然讓這少年去同他相見，他又該瞋怪我做事鹵莽，或竟反過臉來得罪了人家，亦未可知。當下沈吟了一會，疾便上前攔阻。那少年說道：「小女身子不爽，此時正坐在閨中，不便去招呼他出來。同少爺相見，等稍緩一二日，我再命小女同少爺會晤罷。」湛氏纔將這話說完，誰知那個少年只微微含笑，依然大踏步直向裏走。口內說是伯母不必客氣。我見了小姐之後，尚有要言面稟，決不至叫小姐怪我。猛浪他說着，只管向前走。湛氏十分着急，攔又攔不及，他少不得也跟着進來。僕婦們見這樣情形，又是好笑，又是疑惑，暗暗議論着我們太太。

第十六回

敘往事暗訂意中緣

因悔婚又成天外客

今日不知那裏來的晦氣，適才好容易將一那位方少爺打發走了。如今又遇着這位劉少爺，非親非故，公然又想會我家小姐，糾纏不清，包管小姐見了，又該同太太生氣。大家這時候也就都跟在後面，擁入後堂。其時趙瑜剛坐在自家房內，支頤無語，只管心下沈吟，不知母親同那姓方的若何交涉。若能將我的那枚戒指索轉回來，真是萬分之幸。否則我與賽姑雖有婚姻之約，將來被姓方的知道，這其中種種的糾葛，還不知若何結局。想將起來，我這終身都是我哥哥誤了我了。剛自納悶，耳邊猛聽見外邊送進一大陣腳步聲，音內中便有個僕婦喊着說道：「請小姐出來有客要求見小姐。」趙瑜吃了一嚇，從窗格子裏偷眼看見有一位少年同着母親一齊進來。趙瑜暗暗叫聲：「不好，這一定是那姓方的同母親講話，講得決裂了。」或者母親竟引他進來，同我當面交涉，但是我雖然自負文明，然而要叫我因為婚姻的事，同一個齷齪男子打話，究竟有些慚愧，不如回決了他，不去與他相見。方是正辦主意，已定，隨即掉轉臉來。

向身後站的那個小婢說道：你去稟明太太，說我身子懶得動，擇不能出見生客。還請太太將這位少爺請在廳上坐一坐，罷小婢得了這話，忙忙的出房迎頭。已經遇見那位少年，剛將趙瑜分付的話，向湛氏說了。湛氏尚未及答應，那個少年更不容分說，早一脚跨入房門，一眼看見趙瑜，上前便是深深一揖，赫得趙瑜慌忙還禮，不迭好在方鈞當初是趙瑜看見過的。如今這個少年却不方鈞模樣，心裏益發着急，暗想：這人好生無禮，便是要同我相見也該在堂上行禮。如何這般冒失，竟跑入人家香閨裏來？畢竟是何用意？湛氏一面跟着他進房，一面忍不住怒氣勃勃，剛待發話。那個少年忽又向湛氏納頭，便拜說：伯母在上。客姪女有言奉告。姪女剛才在外冒名劉鏞，那原是姪女兄弟名字。姪女原名秀珊，並非男子。廳上家人們很衆，姪女不便報告來歷，是以借求見小姐爲名，闖入內室，將姪女來意一一奉稟……劉秀珊說這話時候，將房裏房外僕婦人等均聽得呆了，互相驚奇詫怪，竊竊私議，便是湛氏也還半疑半

信儘管拿着眼睛向秀珊上下打量轉是趙瑜察看出他舉止言談宛然是個女郎態度而且他心裏是最明白的暗想我那個養姑既然可以將男作女這一位秀小姐定然可以化女爲男總之世界文明第一裙下這雙天足已經算得雌雄無別所以一時化裝叫旁觀的人那裏去分別清楚想到此處不由笑含含的讓秀珊坐下敢口問道姐姐適才所說的話妹子很是明白當初家兄在北京時候曾蒙令堂太太多所照拂總以骨肉看待哥哥也曾告訴過我那時候令堂垂愛並擬將姐姐同舍下附爲婚姻無如家兄別有用心一時間未及應允此番姐姐來得正好不妨在舍間多盤桓幾時……劉秀珊此時忽然聽見趙瑜提起這些閒話不由羞得臉上通紅忙含糊分辨道小姐說那裏話來這等事妹子全然不知妹子此番南行正是別有用意小姐不必多所猜測……湛氏在旁看見趙瑜同這秀珊小姐很爲浹洽心上方才將一塊石頭放落不禁笑道劉小姐這般打扮委實叫人一時看不出來如今既已說明卽請

劉小姐在小女房裏改換裝束。小女有現成衣履任從穿著，免得像這樣子。啟人驚訝，不知小姐意思以爲何如。秀珊含笑說道：「承伯母垂愛，姪女感激萬狀。」既在閨中，同小姐相處，遣非男非女，如何使得理當？遵從伯母慈命，便請那位姐姐引我到一處臥室裏梳洗。趙瑜忙接口笑道：「姐姐又來客氣了，不嫌簡褻，便請姐姐在妹子這裏盥洗。妹子理當在旁伺候。」秀珊連連謙遜了幾句。大家早將秀珊擁入趙瑜盥洗的一間套房裏。七手八腳，脂奩粉盒，陳設了一大堆。在梳桌上，面趙瑜又在箱櫃裏取了好些衣服出來。此時早有婢子們替秀珊小姐將髮辮打開，重新編好了鬆髻。湛氏站在一旁笑道：「小姐初上廳時，我早看見小姐背後髮辮垂垂，正在自己思量以爲如今是共和世界，滿人結束，久已革除殆盡。如何這位少爺依然拖着一條光油油的大辮？或者北邊風俗與我們這南幾省大不相同，那裏猜得到其中還有許多緣故？」想起來真個叫人發笑。秀珊小姐也是一笑，霎時間頭已梳完，解下外邊衣服，將趙瑜的楔子穿。

得起來。只是秀珊身段比較趙瑜略高些。那襖子微嫌窄短。緊緊的縛在身上。格外覺得時式。趙瑜又取出一對金鐲。一付耳環。兩枚戒指。輕輕替他戴上。秀珊也不謙讓。只低低說了一句。說多謝姐姐。權時借戴一戴。至於妹子的釵環首飾。也略略帶了些。出京預備改裝時應用。只是此時還放在那個皮包裏。一俟貴管家將妹子那個皮包取來。然後再將諸物奉趙麗趙瑜笑道。姐姐儘管戴着。不用懸心。好在妹子此時並不用急急提着。還我則甚。秀珊照着菱花鏡子。略略抹了點脂粉。裝束完畢。復行走至堂上。向湛氏行禮。又對趙瑜拜了幾拜。湛氏分付僕婦們去預備晚宴。依然將秀珊邀入趙瑜房裏坐下。然後才一長一短問他此番何以出京。畢竟爲的甚麼事。故秀珊臉上微微一紅。笑說道。姪女奉家母之命。原是徑赴湘南去訪家兄蹤跡。只因去年表兄方鈞在京裏做了營長。家兄瞞着母親。便去表兄那裏投營効力。其時家母便不以爲然。後來因爲表兄的軍隊駐紮在京。並沒有出發。他處的消息。家母稍稍將愁懷

放下背地裏。却是總是愁眉淚眼。以爲家父當日在海中覆沒屍骨。至今永無下落。膝前僅有一子。又冒險入營。他老人家真個鎮日價的怨恨姪女。雖百般承歡。色笑却也無濟於事。不料今年正月裏。陸軍部裏忽然下了一條命令。分付表兄他們軍隊。剋期南下。平定長沙一帶的亂事。家母得了這個信息。疊次命人去喚家兄回來。命他向營裏辭職。誰知家兄天性鹵莽。不但以母親的說話爲然。而且嚴聲厲色的同母親辨駁。又說甚麼當兵乃中華國民的義務。不趁這時候在外間建立一番功業。將來弄得老大無成。何以對先人於地下。鬧了一頓。他便拔起步來。依舊回他的營裏去了。只急得母親坐臥不安。飲食不進。隨後又走到舅舅那裏。意思想請舅舅招呼表兄一聲。不肯過問。家兄前往無如舅舅平時同表兄不甚鍾愛。表兄的行動一概不肯過問。依舊勸母親自己同家兄接洽。及至家母回來時候。已有人傳說表兄那一營軍隊先行開拔。前赴長沙去了。母親那時只有哭泣。分兒更沒有法子可想。鎮日鎮夜只是焚

香祝天保佑表兄他們一戰成功。早早奏凱旋京。圖個家人會晤。自是以後。每日將上海天津的許多報紙。交在姪女手裏。逐報觀看。湘省戰事。却喜各報紙上都盛稱表兄的戰績。說是湖南等處。被湖軍佔領地方。一一被表兄軍隊克復。過來很是不少。指日便有肅清之望。雖是報紙上所登載的話。未可全然憑信。然而衆口一辭。都是這樣說法。料想不全是捕風捉影。母親聽了。十分欣慰。平時也曾偪着姪女。疊次寫信寄給家兄。家兄那裏。却從不曾有過一封回信。也不知他們行營。無定寄信的人。無法投遞。也不知是家兄疏懶。不願意寄信。到家據母親的意思。只願他們早早回京。便是得不着他的家信。也還罷了。誰知在這半月之前。忽然在報紙上發現一種。不可思議的噩耗。說是表兄那一營的人。全行覆沒。所有奪回的地點。依然入了南軍掌握。姪女當日得到這種報紙。不曾防備。禁不住簌簌的滾下淚來。却被母親一眼瞧見。知道外間出了岔事。立即偪迫姪女詳細告訴他老人家。知道姪女那時候。便想掩飾也掩飾。

不。及。了。少。不。得。將。大。略。情。形。說。了。一。遍。家。母。聆。言。之。下。立。即。昏。暈。過。去。嚇。得。姪。女。手。足。無。措。忙。同。僕。婦。們。將。他。老。人。家。喚。醒。過。來。他。便。一。口。咬。定。家。兄。同。表。兄。他。們。定。然。沒。有。性。命。嚷。着。鬧。着。立。刻。要。親。自。南。下。去。向。長。沙。一。帶。訪。問。家。兄。的。蹤。跡。好。容。易。經。姪。女。們。勸。住。了。就。是。報。紙。上。不。過。是。有。聞。必。錄。若。要。打。探。真。確。消。息。還。須。去。告。訴。舅。舅。請。舅。舅。向。部。裏。電。報。處。去。詢。問。詢。問。方。才。不。至。誤。事。母。親。覺。得。這。話。有。理。隨。即。坐。着。轎。子。去。會。舅。舅。誰。知。舅。舅。也。聽。見。外。間。傳。說。父。子。之。間。雖。然。不。甚。和。睦。然。而。聽。見。這。樣。消。息。畢。竟。天。性。所。關。當。即。安。慰。了。家。母。幾。句。去。向。部。裏。查。問。部。裏。真。個。已。接。到。團。長。通。報。說。是。這。樁。事。迹。是。千。真。萬。確。母。親。當。時。便。同。舅。舅。商。議。告。訴。自。家。要。去。尋。覓。家。兄。的。話。舅。舅。也。說。得。好。說。論。理。這。件。事。應。該。我。向。南。邊。去。走。一。趟。才。是。道。理。無。奈。我。身。軀。孱。弱。稍。一。勞。動。那。痰。喘。症。候。立。即。舉。發。又。因。家。中。沒。有。多。人。祇。剩。一。個。舅。母。他。又。年。輕。不。能。操。持。門。戶。是。以。我。雖。有。南。下。的。心。腸。却。萬。萬。不。能。遂。成。事。實。至。於。你。此。番。思。量。孤。身。前。

去固然你是輕易不出大門的女眷。一路上很不方便。卽以你京中這份門戶。而論。鋪兒已是不在家了。單單祇剩下秀珊一個女孩兒。你必定也是心懸兩地。在我看。還是再等一等。等鈞兒那邊有了切實下落。然後再寫信去叫他們趕緊回京。也不爲遲。當時母親聽了這一番話。覺得也近情理。便也躊躇未決。當卽依然轉回舍間。只是愁眉淚眼。鎮日價長吁短嘆。直弄得睡眠不穩。茶飯不思。往往從睡夢裏還提着家兄名字。一般饒的驚醒了。姪女見此情形。委實十分難受。便自家打定了一個主意。情願替母親辛苦一趟。悄悄的到南邊來探訪家兄的音問。初時母親還不肯答應。後來斟酌了好幾次。又知道當初先父在日。向近省分販賣貨物。常時攜帶姪女就道。所有道途險阻。舟車往來。倒還是姪女經歷過的。因此沒法才讓姪女出門。又命姪女將這主意去稟明母親。母親聽了。却一毫不曾攔阻。只分付姪女一路上小心在意。便是姪女此番裝束成男子模樣。也是母親替我籌劃的。這個計策。並叮囑姪女無論遇見

家兄他們遇不見家兄。他們必須繞道至福建一走。便叫姪女謁見伯母。順便提着表兄同妹妹這邊姻事。另外還寫了一封函信。密密封好。命姪女不必拆視。一俟會見伯母時候。再將此信呈上。但是這封信還在姪女那個皮包裏等。管家將姪女什物取到府上。然後再面呈伯母閱覽。罷劉秀珊剛才提到他表兄方鈞姻事的話。洪氏聽着不由失笑起來。說道：「劉小姐還不知道這其中內情呢。」令表兄這番婚約原是小兒冒失。當初鬼鬼祟祟的在外間接洽的。我同小女一點都不知道。適才令表兄在廳上時候。正在同我鬧着交涉。不料你的令母舅也當爲實事。且煩小姐到此詢問。這話這不是異常好笑嗎？此時秀珊忽然聽見洪氏說出這樣話。也就吃了一驚。正待往下追問。驀一抬頭看見趙瑜小姐。粉面含嗔。凜若冰霜。他也是個聰明絕頂的女孩子。猜到這件事內中很有委曲。便不肯冒昧開口。只微微笑了笑。可巧在這個當兒。外間的家人們已將秀珊皮包交代給一個僕婦手裏。那個僕婦便輕輕提至秀珊身旁放下。

秀珊更不怠慢。早從懷裏掏出一個鑰匙，輕輕將皮包打開，翻了翻，將他母親那封信取出來，雙手獻給洪氏。洪氏笑道：「我的眼力也不濟了，凡有信件看得也不十分清楚，還是瑜兒替我看一看罷。」趙瑜其時已經聽見秀珊說是他母親命他在母親面前替方鈞乞婚，心中老大不願，知道這信上必然不免牽涉此事，原待不依。他母親的話去拆看，此信經他母親再四催促，方才懍懍的將那封信拆開，蛾眉雙鎖，一行一行的往下閱視，只不開口，及至看到末了一段，趙瑜小姐忽然喜逐顏開，看一句笑一句，幾乎笑得攏不起嘴，來屋裏的人也猜不出那信上說的是甚麼，引得小姐如此發笑，便是劉秀珊也只嚶嚶的望着他發呆，又不便啟口動問，還是洪氏笑着問道：「瑜兒瞧見甚麼笑話兒了，累得你這般傻笑？」話又看在他的肚裏，何妨朗讀一遍給我們大家聽聽呢？」趙瑜搖頭笑道：「這封信前面的話，我却不便念給母親去聽，倒是這末尾的說話，顛倒將這寄書的人，瞞得實騰騰的，無怪秀珊姐姐的令母親分付姐姐不許開。」

視萬一姐姐竟私自開視了。包管再也不好意思替他令母舅寄這封信。函給我們。原來哥哥在北京時候。劉家伯母早就十分看中意了。哥哥想哥哥做他的愛婿。哥哥那時候未及允許。劉家伯母此番因爲姐姐南下。所以便託他令母舅在這信裏提議此事。這一來是再好不過。哥哥要娶嫂子的母親總愁不能親自瞧一瞧媳婦容貌。如今我們這位嫂嫂不是親自送上門了。母親你老人家不妨儘量去看一看罷。趙瑜話才說畢。只引得衆人不無不失聲大笑。便是湛氏也忍笑不住。可憐這時候轉把那個秀珊小姐羞得沒有地縫。可鑽頃刻將那腮頰上滷起一朵一朵的紅雲。幾乎要哭起來。倏的立起身子。重重向趙瑜呼了一口。躲入別一間套房裏。衆人見此情形。益發互相笑謔。還是湛氏深恐秀珊因羞成怒。一面攔着趙瑜不許再說甚麼。一面跟入房裏。百般的拿話去安慰秀珊。說道。承令堂太太的盛意。雖然這般說法。然而小兒爲人頑蠢。不知還有這福分娶小姐過來。沒有若是果然得小姐這樣人做我的媳婦。我倒歡

喜不盡了。珊秀聽着洪氏說這些話，益發羞愧無地，只把個頭俯着，不肯抬起。來其時，趙瑜已跟着進房，望着秀珊笑道：「好姐姐，誰叫你當着衆人面前，提你令母舅那番說話？不料如今反弄得自己身上來了。我知道姐姐若是曉得，令母舅信中說的這些事，斷然不肯拿出來給我們瞧。看我記得前人有幾句話說得好：『是幾曾見寄書的顛倒，瞞着魚雁像姐姐不是就做了這被瞞的魚雁麼……』」大家正在說笑，外邊僕婦們已將筵席設好，進來請他們入座。洪氏便率領他們姊妹二人一齊坐下，飲膳之間，秀珊便向趙瑜問道：「我家舅舅給這當給我上如今已是被姐姐消遣，我得穀了。但是我還有一句不省進退的話，要來動問姐姐。姐姐千萬不可同我生氣，適才我不過偶然提及表兄的婚事，我瞧姐姐臉上顏色，很覺得不以為然。至於伯母口氣之間，又似乎當初沒有承認這事，這其中大有緣故。我們在北京時候，委實是知道的，說是表兄已同伯母這邊訂了婚約，不但我們知道，而且表兄已曾將這事稟明過母舅，所以

姪女此番來南家。母親諄諄以此事爲言。並囑姪女請伯母的示。究竟這婚期訂在何日。照伯母此番口氣聽起來。豈非這事尙沒有成議。姪女進門時。節分明看見表兄面上露着不悅的顏色。想是伯母已同他說過甚麼了。湛氏嘆道。論方少爺的爲人。湛氏剛提到方鈞趙瑜早已在席間更坐不住。立即站起身子。跑入自家房裏。生氣秀珊暗暗好笑。便聽見湛氏接着說道。我本來也很愛他。便是他哥哥不曾稟明。我替他妹子將戒指兒同方少爺交換。雖則近於冒失些。然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們同方少爺那邊也算門當戶對。依我的意思。便想替他們將這件事聯合了罷。誰知小女偏不願意這段婚姻。百般同我廝鬧。叫我同方少爺毀約。說他哥哥背地裏做的事不能作爲定準。咳。劉小姐你不知道。近來改革了國體。他們做女孩子的也就借着這自由名目。便連自家的婚嫁。也不由他父母做主起來。我被他們鬧得沒法。却好今日方少爺新近打了敗仗。從湖南那邊溜得回來。順道到舍間。也是因爲詢問婚期。

我趁這個當兒，便將這毀約的話，同他提議，可笑方少爺也是個實心眼的孩子。那裏肯就答應？居然同我引經據典，辨駁起大道理來。又將小女那枚戒指，取在手裏，給我瞧看，真真駁得我沒有話說。正在爲難時候，可巧外面小姐進來，方少爺才悻悻而去。照這樣看起來，這事還不知作何結局。好在小姐此番到了舍下，不妨多住些時，便請小姐背地裏勸勸我那小女。他能俯允這事，就不至別生枝節了。秀珊接口問道：「姐姐的戒指，既在家裏，表兄身邊可想法表兄的戒指，也在姐姐身邊了？」湛氏急得將桌子一拍，說道：「小姐提着這話，益發叫人爲難。當時令表兄的戒指，由小兒交給小女時候，他並不會說是方少爺的聘物，哄着小女說是替他在銀樓裏換得來的。過了好些時，小兒由北京回來，方才將這話告訴小女。小女登時氣憤不過，不知道他在甚麼時候賭氣用劍，水將那枚戒指燒化了。小姐看他們這些少年孩子，做出事來，叫人嘔氣不嘔氣呢？」湛氏說着，只是揉着胸脯子，嘆氣。秀珊沈吟了半晌，重又說道：「哎呀，人家